

重庆市忠县乌杨阙的初步认识

李大地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
邹后曦
曾艳 (忠县文物局)

摘要: 乌杨阙为重檐庑殿顶双子母石阙, 其年代为东汉末期, 为严氏家族墓地中太守严颜的墓阙。乌杨阙是未完成的半成品, 在还未彻底装饰成形时, 因阙址基岩断裂, 阙体发生了垮塌, 造成了部分构件的损坏。

关键词: 重庆市忠县; 将军村墓群; 乌杨阙; 重檐庑殿顶子母石阙

中图分类号: K87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62 (2012) 04-0059-8

将军村墓群位于重庆市忠县乌杨镇将军村长江右岸的山梁上, 由枞树包、瓦厂包、王家包等13个汉晋时期的墓地组成。2001年夏, 因江水冲刷, 在将军村墓群枞树包墓地临江的河滩地上, 暴露出几件大型石刻构件, 经确认为汉代石阙构件(图一)。2001年6月~2002年7月,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对乌杨阙阙构件及阙基址进行了发掘, 清理出阙基址一处、神道一段, 石阙构件16件, 经复原该阙为重檐庑殿顶双子母石阙。^[1] 因其出土于乌杨镇被命名为“乌杨阙”, 现存于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笔者有幸参与了该项发掘工作, 现将自己对乌杨阙的几点认识提出来, 请方家指正。



图一 乌杨阙位置示意图

一 乌杨阙的复原与形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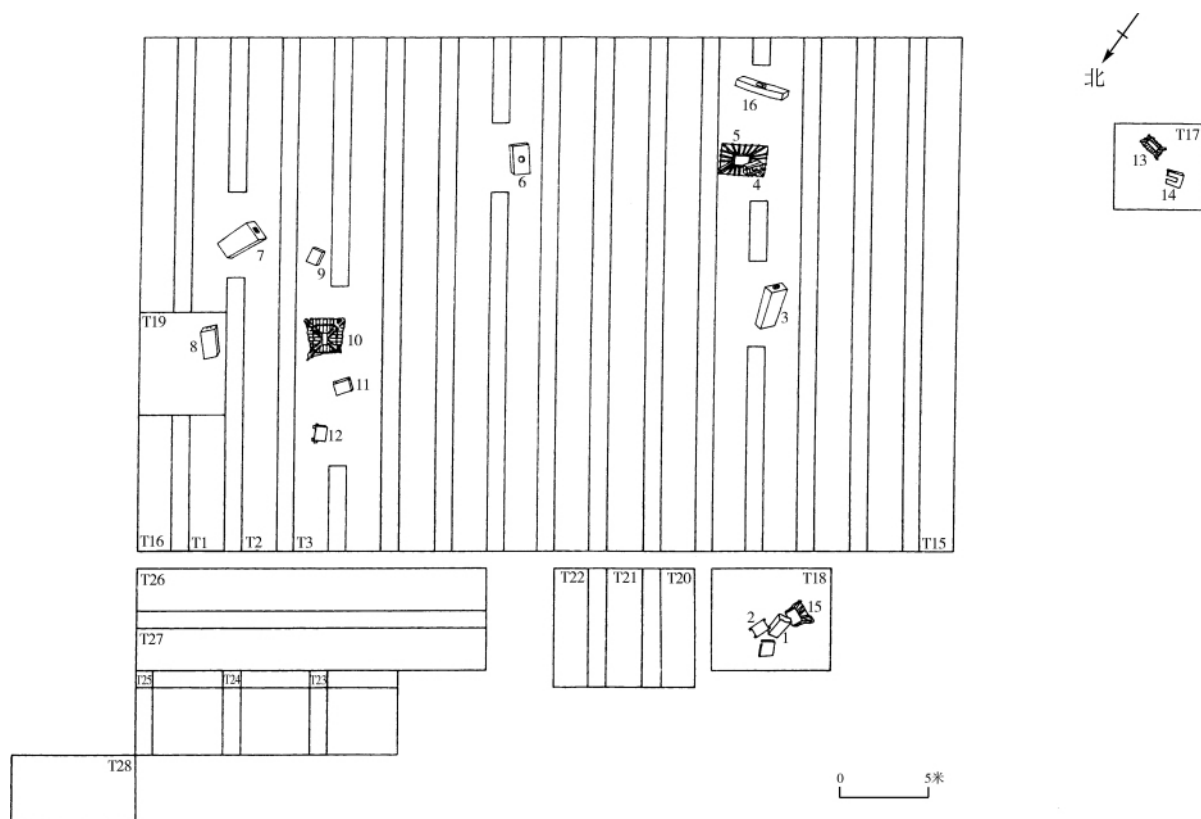
(一) 乌杨阙的复原

复原的依据主要有以下几点:

1. 乌杨阙是考古发掘出土的, 阙构件出土时的分布情况为阙的复原提供了重要线索。从乌杨阙构件出土位置来看, 除1件阙基位于发掘区中部外, 其他阙构件均集中分布在发掘区的东西两片, 每个片区未出现重复的阙构件(图二)。这些现象表明, 尽管现存的阙体已经垮塌倒仆, 个别构件已经散失, 但阙构件现存的位置应当基本保持了它们倒仆时的状况, 这为辨识左、右阙的阙构件提供了依据。

2. 阙基、阙身和楼部的拼接较为容易。阙基为子母联体, 阙基面有大小2个卯孔, 分别与主阙身、子阙身底面的隼头拼对吻合; 主阙的左阙身左侧面及右阙身的右侧面因安放有子阙, 故无图案装饰, 其左阙身右侧面、右阙身的左侧面分别雕饰青龙、白虎图案, 符合“左青龙右白虎”的安置方位。主阙身上部残留的隼头正好与楼部下枋子层底面的卯孔吻合。

3. 阙楼部分有上下枋子层和扁石层, 上下枋子层的区别在于后者底面有卯眼, 前者的顶面正好与阙顶的底面搁隼吻合, 两个枋子层中间就是扁石层位置。由于铺首位于枋子层正面, 其前



图二 忠县乌杨阙构件散落位置图

1. 左子阙身 2. 左下枋层 3. 左阙身 4. 左上枋层 5. 左阙身 6. 右阙基 7. 右阙身 8. 右子阙身 9. 右扁石
10. 右阙顶 11. 右下枋层 12. 右上枋层 13、14. 其它构件 15. 左子阙顶 16. 左阙基

后方向容易辨识。扁石层没有明显的标识,使得构件的前后方向难以确定,不过,由于其前后雕刻完全相同,即使前后位置出现差错,对于阙体的复原已无大碍。

4. 阙顶尽管屋盖前后形制、雕刻完全相同,但是檐枋一侧左右各雕饰一“金瓜”,根据忠县“无名阙”阙顶檐枋有“金瓜”装饰的一侧为背面,可确定乌杨阙阙顶前后的方向。

复原后的乌杨阙为双子母石阙,^[2]庑殿顶,单檐。方位大致坐南朝北,面向长江,左右两阙相距13米。主阙通高5.4、顶宽2.66、进深1.7米,阙基宽2.6、进深1.64米。子阙高2.6米。

(二) 乌杨阙的形制

乌杨阙左右两阙的形制基本相同,为表述方便,以下对主阙和子阙进行分别介绍。

1. 主阙

由下至上分为阙座、阙身、阙楼、阙顶四大部分。

阙座 为子母联体阙座,平面呈长方形,中

部有大、小两个卯眼。无图案装饰。

阙身 由整石雕琢而成,呈侧角式(平、立面均呈梯形)。下宽1.15~1.17、进深0.75~0.76、上宽0.92、进深0.66~0.67、高2.92~2.93米。顶部和底面均有阳榫,正面和背面留有边框;左阙右侧面饰青龙图案,右阙左侧面饰白虎图案,背面上部雕饰一朱雀栖于如意斗拱上,下部为浮雕的铺首衔环。

阙楼 由上下枋子层、扁石层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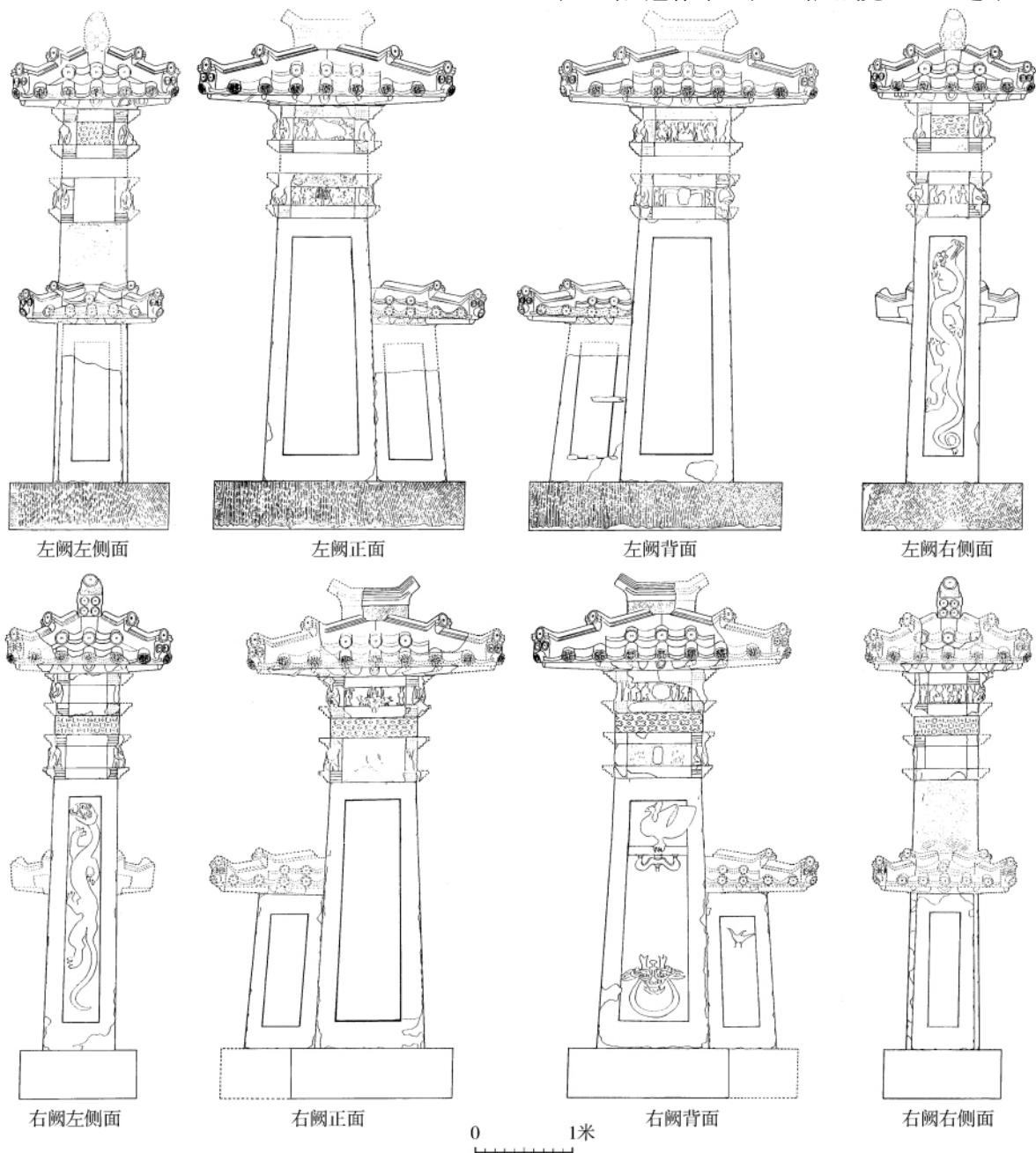
下枋子层平面呈“井”字形,宽0.92、进深0.68、高0.46米。上下两面四个角均叠涩出枋头,底面中央有一卯眼,四隅透雕裸体力士(角神)。正面上额线刻云龙纹样,枋柱间中央饰高浮雕铺首;左下枋子层正面枋柱两侧饰搏击图,背面中央雕饰一怪兽,前腿抓下枋柱作前扑状,两侧饰减地平的观望图;右侧面饰减地平的送行图,左侧面为素面。右下枋子层除正面有雕刻,其余三面均无图案。

上枋子层平面形状与下枋层相同,但无榫眼,

宽0.89~0.91、进深0.66、高0.44~0.50米。正面枋柱间雕饰一铺首，四隅透雕裸体力士。左枋子层正面铺首两侧饰习射图；背面中央饰高浮雕的鹰叼羊图案，两侧饰4人狩猎图；两侧面刻饰菱形纹。右枋子层正面铺首两侧饰人、三足鸟、九尾狐图案；背面两侧饰减地平的5人迎送图；右侧面刻饰献礼图，左侧面无图案。

扁石层平面呈长方形，宽0.90、进深0.66、高0.20米。正、背二面饰菱形纹，两侧面饰钱纹。

阙顶 重檐庑殿顶，由下檐、上檐和脊饰三层组成。宽2.66、进深1.74、高0.66米。下檐檐石上刻出椽子、连檐、瓦当和瓦垅，椽子位于下檐石层的下部，正、背面各刻平出7条，呈扇形排列，两侧面各出椽5条（含2对角檐），角檐上雕饰1对缠蛇，蛇头含鼠，正面檐下左右各雕饰1金瓜；瓦当雕饰四瓣花蕊纹；檐面垂脊端头各饰3个瓦当。上檐瓦当均为素面，其垂脊端头各饰1瓦当。脊饰为平脊翘翼角，端头各饰4个瓦当，翘脊饰1个瓦当；残宽0.64、进深0.27、



图三 乌杨阙复原图

高0.42米。

2. 子阙

由阙座、阙身和阙顶组成（未发现楼部构件）。

阙座 与主阙阙座联为一体。

阙身 侧角式。底面均有阳榫。除右侧面，其余三面均刻出边框。下宽0.72、进深0.65~0.66、高1.65米。右阙身背面上部刻一朱雀。

阙顶 重檐庑殿顶。阙顶雕饰两层连檐瓦当，檐下出椽。宽1.18、进深1.52、高0.44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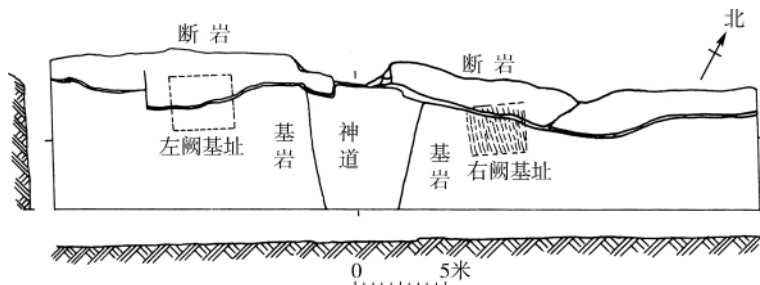
除阙基外，其余阙构件皆有一些体材不同、表现技法有别的雕刻。雕刻内容分仿木构建筑、生活画面、神灵异兽图案三类。仿木构建筑雕刻集中于楼部、顶盖，如“连檐瓦当”、“椽子”、“金瓜”、“枋头”、“枋柱”等构件；生活画面有“习武图”、“送行图”、“狩猎图”等，装饰于楼部的枋子层；神灵异兽图案有长达两米多的青龙、白虎雕刻，朱雀、三足鸟、九尾狐、裸体力士等。雕刻技法采用线刻、减地平、浮雕、高浮雕、透雕相结合。减地平手法主要用于枋子层的图案上，以突出主题纹样；枋子层的边饰采用线刻的云龙纹、水波纹；阙身的青龙、白虎图案运用减地浮雕来表现；透雕用在枋子层的角神上；铺首则采用高浮雕的方法（图三；图版贰）。

二 乌杨阙的年代

乌杨阙是通过发掘手段清理出土的，首先应该考虑依据地层关系推定其相对年代。然而，石阙已垮塌，发掘时其构件散落于河漫滩上被江水的淤泥覆盖，并且阙基址为基岩，其上叠压的是山体滑坡形成的次生堆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从地层关系来推定该阙的年代。同时，阙体亦无铭文等可明确断代的依据，那么，乌杨阙的年代只能通过其它间接的方式来判断。

值得庆幸的是，通过考古发掘我们亦发现了该阙的阙基、神道等遗迹，以上遗迹将乌杨阙与枳树包墓地紧密的联系了起来。从考古清理的情况来看，乌杨阙的构件散落于枳树包墓地临江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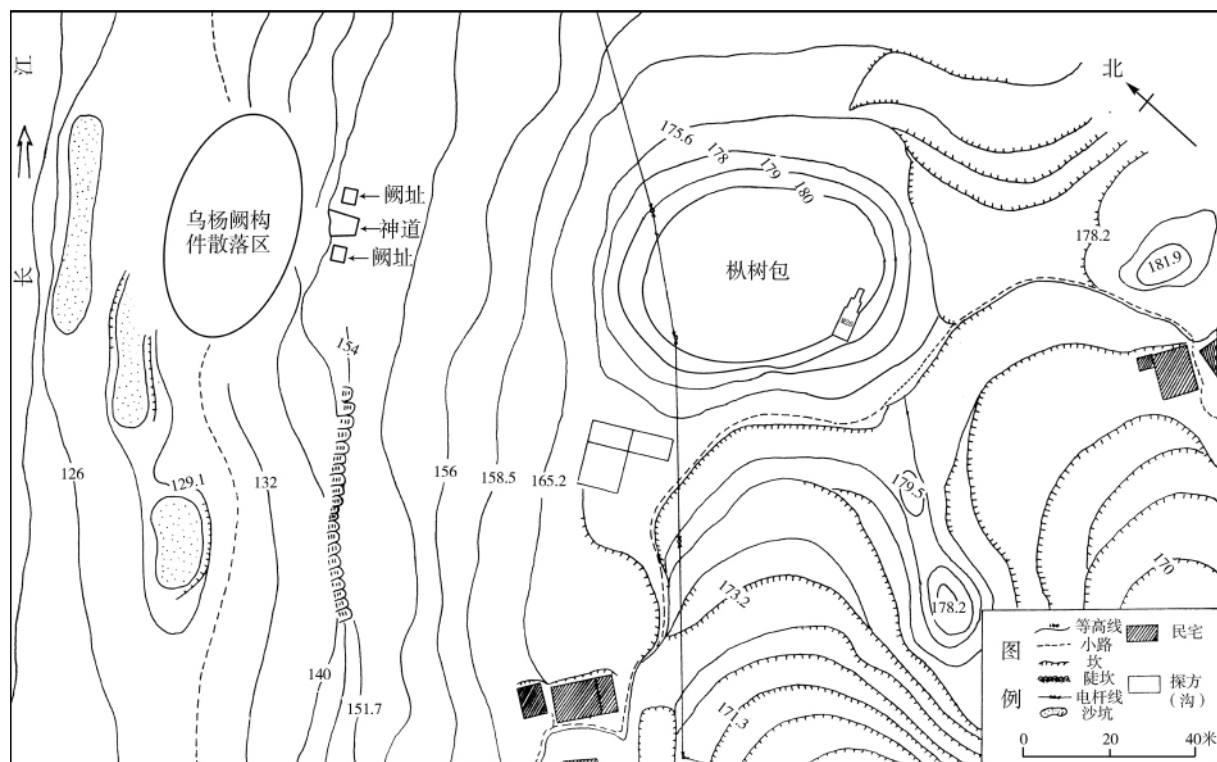
的长江河滩地上，墓地的中心区——枳树包与阙体散落的中心区之间约120米坡地滑坡形成的凹槽，形成一条中轴线，阙址（石阙原来的位置）就在这条中轴线上。北端靠近断崖地势相对平缓开阔的地带，揭露出一段较平整基岩，在基岩面清理出二处与石阙有密切联系的遗迹：东、西两侧各有一个人工凿凿而成的长方形平台（平台中心距约13米），其大小与阙基规格基本相同。平台内岩面非常平整，清晰地保存着重物滑动时对岩面形成的擦痕。根据这一现象以及阙构件散落位置判断东、西两个平台应分别为右阙、左阙的基址。两阙址之间即见有长条形的神道遗迹，向东直指枳树包墓地（图四）。那么，从乌杨阙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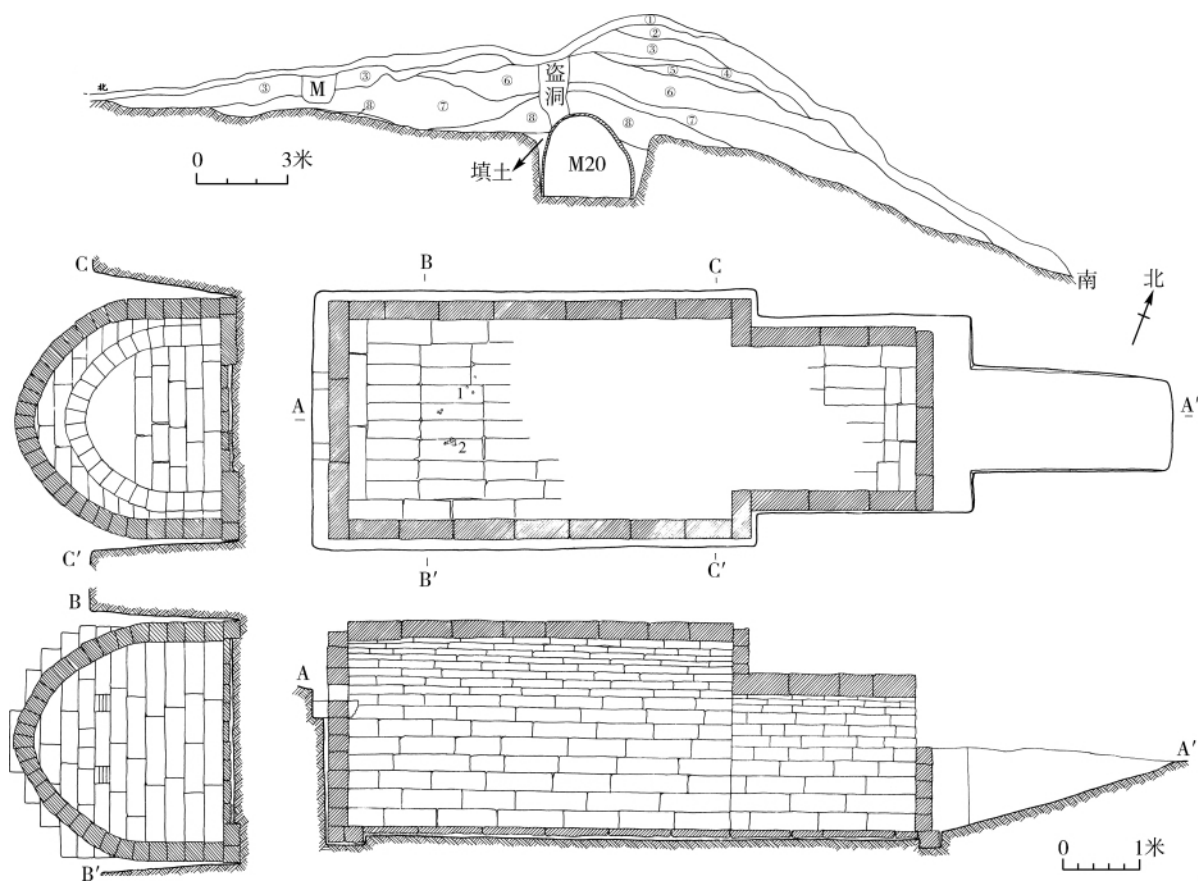
图四 阙址、神道平面图

枳树包墓地的位置关系来看，乌杨阙为墓阙应无太大问题（图五）。然而，仍需要明确的是，即乌杨阙到底是枳树包家族墓地之阙，还是墓地中某座墓葬之阙？对此，我们倾向于后者。目前在汉阙上有铭文者不在少数，较完整者如高颐阙、冯焕阙、沈氏阙等，其上铭文分别为“汉故益州太守阴平都尉武阳令北府丞举孝廉高君字□□”、“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以上铭文至少可以告诉我们，墓阙应多为某人所立。那么，这里认为乌杨阙为枳树包墓地的某座墓葬之阙应是合理的。

枳树包墓地包含墓葬30座^[3]，在类别上包含土坑墓和石室墓两类，在时代上包含西汉至晋等多个时期。通过对整个墓地所有墓葬的观察，我们发现M20的一些特殊现象：首先，墓地虽包含墓葬数量众多，但只有M20存在封土堆，并且封土规模较大、分层夯筑明显；其次，该墓为“凸”字形券顶石室墓，墓室做工极为考究，不



图五 乌杨阙构件散落区、阙址、枳树包墓地位置图



图六 枳树包墓地 M20 封土剖面与墓葬平、剖面图

仅所用条石皆经过精心打磨,且条石间砌筑严密,在发掘时墓室内几乎无淤土(图六);最后,该墓的随葬品规格较高,如出土的击鼓说书俑高达50厘米,这在整个三峡地区都是较为少见的。总之,M20在枳树包墓地里30座墓葬中的地位是最为显赫的。然而地位的显赫无法肯定乌杨阙就是该墓之阙。若从枳树包墓地的布局来看,该墓地很明显存在一条中轴线,中轴线的最南端为M20,最北端正是乌杨阙的阙基所在。可见,乌杨阙与M20可以通过墓地中轴线紧密的联系到一起,而通过前面的论述,乌杨阙极有可能是M20之阙。

枳树包墓地M20的陶俑以灰陶为主,形体普遍较大,整体形态刚劲、有力,模制成型后的

刮、削等修整痕迹明显;女俑头部的粘花等头饰多为用手捏制后再粘贴上去(图七)。钱币流行直百五铢,其年代为蜀汉时期。那么,乌杨阙的年代下限当在蜀汉时期。需要作为补充的是,在目前已经发现的汉阙中,较少有认为汉阙年代晚至蜀汉的推断。那么墓阙是否会延续至蜀汉时期呢?四川江安县曾出土画像石棺两具,棺身皆可见有双阙的画像,与石棺同出的尚有“太平百钱”4枚。^[4]“太平百钱”应是由蜀汉政权所铸,^[5]因此两具石棺的时代当属蜀汉时期。在四川境内的乐山、彭山地区的大型崖墓墓门及墓室内,发现有大量高浮雕的阙的形象。^[6]这种以画像的形式所表现出来的阙,也应被认为是墓阙。^[7]相应的,画像石棺表面的阙也应当是墓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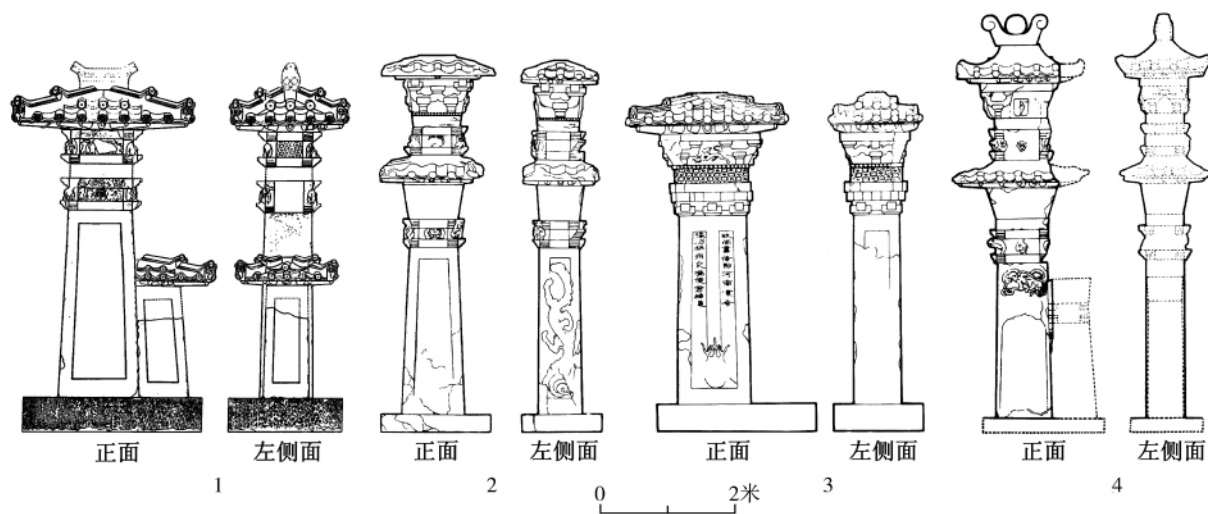
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从而也说明墓阙在蜀汉时期仍然存在。

这里再将乌杨阙的时代上限作以下说明:首先,乌杨阙与忠县境内的邓家沱阙、无铭阙、丁房阙左阙等三阙,有着共同的特征——楼部的双层枋子。^[8]与其他汉阙相比,相同部位则为斗拱与枋的组合(图八)。对于这种现象,李锋先生认为前者应是后者的退化形式,^[9]我们亦持相同观点。由此推断,忠县四阙在年代上均应晚于冯焕阙。其次,在乌杨阙与忠县境内的邓家沱阙、无铭阙、丁房阙左阙等三阙的比较中,我们发现乌杨阙去掉了下出檐及其下的楼部,子阙亦去掉楼部,显得更加合理简洁;主阙出檐外出更加明显,气势更为磅礴;阙身采用上窄下宽的梯形,阙基、身、枋子层结合部均采用榫卯结构,加强了构件之间的结合,整个结构更加稳定。通过以上比



图七 枳树包墓地M20、M11号出土陶俑

1. A型说书俑(M20:1) 2. 舞俑(M20:2) 3. B型执便面俑(M11:30)



图八 乌杨阙、无名阙、冯焕阙、丁房阙左阙图

1. 忠县乌杨阙 2. 忠县六名阙 3. 渠县冯焕阙 4. 忠县丁房阙左阙

较，我们或可认为乌杨阙是忠县三阙的继承与发展，其年代也应稍晚。冯焕阙的阙主冯焕死于汉安帝建光元年（121年），邓家沱阙年代约为东汉中期，^[10]严氏阙据考证为广汉属国都尉丁鲂所捐建，^[11]那么其年代应在丁鲂去世（151年）之前。乌杨阙在时代上比忠县三阙晚，将其年代上限定为东汉末期应是合理的。

三 乌杨阙阙主

乌杨阙虽为考古发掘出土，构件保存较好，但由于该阙体上未找到铭文，对乌杨阙的阙主的认识只能通过有限的信息来推断。

1. 墓阙形制与阙主身份

墓阙源自于宫殿、城垣的门阙，而门阙则有等级上的差异，《公羊传》昭公二十五年何休注：“天子外阙两观，诸侯内阙一观。”可见早在春秋时期，等级制度就已经在阙的形制上有明确的体现。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自诩其功绩超越三皇五帝，在陵寝制度上也大加创新，不但在陵园大门两侧置阙，而且其规格也升级成三出阙。^[12]汉承秦制，三出阙继续保留，在汉景帝阳陵发现的陵阙即为三出阙。^[13]《汉书·霍光传》载“太夫人显改光时所自造茔制而侈大之。起三出阙，筑神道。”^[14]三出阙应为皇帝所专用，霍氏三出阙为僭越。而二出阙为二千石以上官员

使用，单出阙则对应普通官员。^[15]那么，乌杨阙的阙主应属二千石以上的官员。

2. 阙主初步推断

东汉末、蜀汉时期的忠县地区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应以严颜最为著名。严颜为东汉后期益州牧刘璋的武将，或称巴郡太守严颜，《华阳国志》巴郡士女目录注“壮烈将军严颜，临江县人，明宦祀乡贤。严颜先事刘璋，被张飞生获，义之，引为宾客，后被刘备封为壮烈将军。”忠县相传，乌杨是巴郡太守严颜故里，镇东将军溪，溪旁将军村，就是为了纪念严颜而命名。据宋人祝穆《方輿胜览》卷六一记载“今临江县西南二十里有严太守祠，东坡严颜碑诗注云，在忠州。”临江县即今忠县，其西南二十里就是今乌杨一带，可见至迟在北宋以前，乌杨镇一带就有严颜墓和祠堂存在。《蜀中名胜记》卷一九《上川东道·重庆府三》“忠州条”载“今临江县西南二十里，有严太守碑及祠。……苏辙诗云：‘古碑残缺不可读，远人爱惜未思磨。相传昔者严太守，刻石千岁字已讹。……’”^[16]严颜墓碑到宋代时文字已残缺不全，故苏辙才有这样的感叹。清《忠州直隶州志》录道光五年知州吴有箴《重修将军墓记》曰“惟州南二十里将军溪有严将军墓在焉，溪以将军传。访诸父老，墓为前明尹刺史愉所修。今墓前石碣犹存，‘汉严’二

字可考。或者严氏之祖若父葬于此,未可知也;或将军之子若孙奉衣冠葬于此,亦未可知也。……乾隆时有盗入墓窃瓦爵二,甫出墓而目失明。里人奇之,相与禁樵采。以故冢荒而盗不敢入。”记中的“石碣”可能与石阙有关,“汉严”与严颜家族有联系,吴有箴这篇碑记证明至少从明代开始,就盛行严颜葬于乌杨将军溪旁的说法,还进一步推测了乌杨可能有严氏家族墓地的存在。结合东汉以来重庆地区庄园经济发达、地方豪强势力控制一方的史实,我们或许可以推测,汉魏时期的乌杨为严颜家族控制,枳树包可能是严氏家族墓地,而乌杨阙也可能为太守严颜而建。

四 余论

在乌杨阙的整理过程中,我们发现其构件的图案装饰与目前发现的其他汉阙有很大的不同,具体体现在:阙身正面仅有剔地而成的边框,无雕刻图案或铭文,左阙背面为素面而右阙背面雕饰朱雀、如意斗拱和浮雕的铺首衔环;右下枋子层除正面枋柱间中央饰高浮雕铺首外,其于三面均无图案,左上枋子层左侧面无图案等。乌杨阙阙构件图案的不对称这一现象,违背了汉阙构件、图案讲求对称的规则,说明乌杨阙极可能是未完成的半成品。此外,乌杨阙右阙发现单体、联体两个阙基石,其中单体阙基卯眼内的榫头残件,与其主阙身上残留的榫头完全吻合,表明该阙基为阙体建造时的构件,而子母联体阙基则为后期制作而成。从两个阙基建造工艺、銲痕等观察,二者建造的年代不会相差太远。另外乌杨阙阙体构件较目前我国发现的其他汉阙风化小、图案清晰,结合阙址所处的基岩出现有断裂、下沉迹象,推测该阙在安装完工后不久,因基岩断裂、下沉阙体发生过整体倒塌。综合以上方面的情况,我们推测石材开采出来后在阙址附近制作成构件的毛坯,再将制作成形的阙构件坯料在阙址上竖立、拼接起来,然后工匠们再落架对各阙构件进行图案雕饰。在还未彻底装饰成形时,因阙址基岩断裂阙体发生了垮塌,造成了部分构件

的损坏。后人们试图重修,但终未如愿。

注释:

[1]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忠县文物管理所《忠县花灯坟墓群乌杨阙发掘简报》,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2卷)》,第1059~1077页,科学出版社,2010年。

[2] 亦可称之为“二出阙”。据考证二出阙分为两种:一种阙身为一整堵石墙,只是在上部分割成高低不同的主阙阙顶与子阙阙顶,另一种阙身平面呈凸字形,母阙身宽而子阙身窄,二者有明确的主从关系。乌杨阙应属后者。参见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第180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

[3] 重庆市文物考古所资料。

[4] 崔陈《江安县黄龙乡魏晋石室墓》,《四川文物》1989年第1期。

[5] 杨荣新《“太平百钱”铸地及年代考》,《四川文物》1987年第1期。

[6] 唐长寿《乐山崖墓和彭山崖墓》,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1994年。

[7] 袁曙光、赵殿增《四川门阙类画像砖研究》,朱青生主编《中国汉画学会第九届年会论文集》,第18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

[8] 邓家沱阙为一组双层枋,乌杨阙、无铭阙、丁房阙左阙则为上、下两组双层枋。

[9] 李锋《重庆忠县邓家沱石阙的初步认识》,《文物》2007年第1期。

[10] 孙华《忠县邓家沱阙的几个问题》,《文物》2008年第4期。

[11] 孙华《忠县土主庙阙为严氏墓阙新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编《长江文明》第一辑,第30页,重庆出版社,2008年。

[12]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陵园2000年度勘探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2期。

[13]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文博》1999年第6期。

[14] 《汉书》卷六八《霍光传》,第2957页,中华书局,1962年。

[15] 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第1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6] (明)曹学佺著,刘知渐点校《蜀中名胜记》卷一九《上川东道·重庆府三》“忠州条”,第272页,重庆出版社,1984年。

(责任编辑:赵宪亮)